

“甘蔗”词源考*

王育珊 陈国庆 赵 云

[提要] 甘蔗称“柘”最早出现于先秦文献《楚辞》中，其后出现了“柘”“蕷”“蔗”“诸柘”“佷臯”“邯臯”“都蔗”“蕷蔗”“竿蔗”“甘蔗”等不同名称和书写形式，汉代以后才沿用“甘蔗”这个名称。文章通过不同时期汉语甘蔗名称词与梵语、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孟高棉语等语言甘蔗名称词的比较，认为汉语“甘蔗”一词是梵语 śarkarā “石蜜（蔗糖）”进入汉语后，经过借音转义而形成的音译外来词，与“石蜜”属于同源外来词。汉语甘蔗名称词的历时变化，反映了汉民族对甘蔗认知的逐步深入过程；少数民族语言甘蔗名称词的共时分布状态，则反映了各民族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历史层次。

[关键词] 甘蔗 蔗糖 石蜜 梵语

一 引言

关于“甘蔗”一词的语源问题，无论是语言学界，还是史学界或农学界，通常都要联系甘蔗种植和蔗糖制造一起讨论。前人有关“甘蔗”语源的认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认为“甘蔗”是外来词。劳费尔（1964:202）认为“甘蔗是典型的印度或东南亚的植物”，并推测“甘蔗”一词来自亚洲中南半岛的某一种语言，但具体来自哪种语言尚不能确定。季羡林（1998:83）引慧琳《一切经音义》“甘柘”条下注“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认为甘蔗“不会是一个中国固有的词汇”。周振鹤、游汝杰（2019:141）认为“蔗”是译音，但具体语源“却不能肯定”。覃乃昌（1996）认为中国是甘蔗原产地之一，“柘”或“蔗”及“糖”是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词，均源于壮侗语表示“蜂蜜”的词 *teŋ³*。

第二种认为“甘蔗”是汉语固有词。周可涌（1984）认为“中国甘蔗是中国农民多年栽培不断选择形成的”，世界种蔗制糖起源于中国，“甘蔗”自然是汉语固有的词。梁家勉（2002:342）认为文字出现之前中国已有甘蔗出现，“柘”“蕷”“诸”“蔗”等字的出现可能与甘蔗的利用情况有关，跟“咋”和“咀咋”的音义有关，并认为这反映了我国对“甘蔗”的独特称谓。储泰松（2017:89）也认为“甘蔗”不是外来词，本作“干蔗/柘”，“干”源于南方古夷语的词头，后来才被“甘”取代，统一为“甘蔗”。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古汉语中的少数民族语外来词研究（18XYY01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孟高棉语同源语素语音研究（21BYY041）”资助。本文曾在“第 53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 2020 年 10 月 3 日）上宣读报告，得到国内外多位学者指导。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以上诸说分歧颇多，均有可议之处，主要表现为：“外来词说”尚不能确定语源；“固有词说”的讨论则明显忽视了“甘蔗原汁”与“结晶蔗糖”的差别，容易导致“甘蔗”及“蔗糖”语源溯源方向偏误。充分考察汉语文献中甘蔗各种名称的历时变化，并对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孟高棉语中与甘蔗相关词汇的共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探讨汉语“甘蔗”一词的语源。

二 汉文典籍中的甘蔗名称与比较

“甘蔗”语源之所以难解，原因之一是指称“甘蔗”的名词有多种，而历史文献对它们的解释又不详细，导致前人对“甘蔗”来源的考释出现各种牵强附会的联系。

不同时期的汉文文献中，甘蔗有不同的名称。唐代以前的文献中，甘蔗的名称主要有以下两类：①单音节词“柘、蕷、蔗”；②双音节词“诸柘、併臘、邯睹、都蔗、蕷蔗、竿蔗、甘蔗”。唐代及之后的文献中，还有“干蔗、竿蔗、干炙、竿炙、荻蔗、昆仑蔗、杜蔗、西蔗、竹蔗、白蔗、红蔗”等词。因这些词出现的前后文有注解，可断定或为方言记音，或是描其形状，或是标其产地，或是显其颜色，都是以“蔗”这个语素为主、表不同品种的甘蔗的词，显然“蔗”才是“甘蔗”各名称的关键语素。

甘蔗的种植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甘蔗属于热带和亚热带草本植物，古代中原与北方地区不产甘蔗。在可查文献中，甘蔗的产地有“楚”“南方”“荆州”“交趾”等地名记载，都说明甘蔗主要生长在南方。东汉《异物志》（杨孚 2009:25）载：“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人们对于甘蔗这一南方外来物种的认知，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认识过程。不论是不同时期汉文文献中甘蔗义词的文字记录，还是从单音节词“柘”到双音节词“甘蔗”的历时演变，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个认识过程。我们可以从汉字字形和汉字形音义的关系和变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从书写甘蔗义词的汉字字形上看，人们对甘蔗的认识有一个从误解到理解、从片面到全面的由浅入深的了解过程。不同时期汉语文献中，记录甘蔗义词的汉字主要有“柘”“蕷”“蔗”“併”“臘”“邯”“睹”等。

“柘”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指称甘蔗的汉字。屈原《楚辞·招魂》（黄凤显 1998:242）：“膾膾炮羔，有柘浆些。”东汉王逸注：“柘，蕷蔗也。”“柘”，《说文解字·木部》释：“桑也。从木石声。之夜切。”“柘”字本义是指桑树，和甘蔗无关，而用“柘”指称甘蔗，很可能是在假借一个已有的汉字记录一个新的汉语音译外来词。“柘”字义符为“木”，说明此前很多人没见过外来物种甘蔗，以为甘蔗是木本植物，是一种树。

“蕷”字，《说文解字·艸部》释：“蕷，蕷蔗也。从艸，諸声。章鱼切。”又：“蔗，蕷蔗也。从艸，庶声，之夜切。”随着对甘蔗认识的加深，人们逐渐了解到甘蔗不是一种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遂用草字头的“蕷”来代替木字旁的“柘”，显示了对甘蔗草本植物属性的进一步认识。“蕷”同“薯”，“蕷蕷”即“薯蓣”，是薯类植物的总称，语义与甘蔗也没有关系，可见“蕷”字也极可能是书写音译外来词的假借汉字。

“蔗”字，《说文解字》解释为：“蔗，蕷蔗也。从艸，庶声。之夜切。”李时珍《本草纲目》（2014:857）说：“甘蔗……凡草皆正生嫡出，惟蔗侧种，根上庶出，故字从庶也。”李时

珍对于“蔗”含有“庶”字的解释虽有望文生义之嫌，但“庶”字确实形象地描绘了甘蔗根部的生长特点。正如“艸”字头的“譖”字一样，“蔗”字所谓的“从艸”表示了甘蔗的草本属性，表现了人们对甘蔗的进一步认知。但不同于语义上和甘蔗毫无联系的“譖”字，“蔗”字本义就是甘蔗，应该是人们随着对外来物种甘蔗认识的加深，为它特别创造的“从艸，庶声”的汉字，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甘蔗认识的深化。

“𦵹𦵹”“𦵹𦵹”中还出现了带“甘”字旁的“𦵹”“𦵹”“𦵹”“𦵹”等字。从这些字的形旁“甘”，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到甘蔗的味道是甜的。

另一方面，从不同时期甘蔗名称词的音义看，它们都保持了音义上的联系。

最初，人们对甘蔗可能是只闻其名称而未见其实物，因而选择了“从木石声”的“柘”字来记录这种植物名称的语音。这说明表示这种植物的单音节名称词在语音上与“石”相同或相近。根据郑张尚芳(2003:464)构拟的上古汉语音系，“之夜切”的“柘”拟音大致为*tjaags，“常只切”的“石”拟音近*djaag。“柘”与“石”语音相近，这是探索“甘蔗”一词词源的关键。

如前所述，本义是薯类植物总称的“譖”，语义上与甘蔗也没有关系，可见“譖”也只是甘蔗名称的记音字。人们用“譖”字表示甘蔗，除了考虑字形上有个草字头，也主要兼顾“譖”的表音功能，与甘蔗义的“柘”字语音上有关联。按郑张尚芳(2003:563)构拟的上古汉语音系，“譖”(章鱼切)上古拟音近*tja，与“柘”(之夜切)*tjaags古音相近，并且都与“石”*djaag音近。

“蔗”字“庶声”，因此“蔗”“庶”二字的联系重点也是在语音上，它们和“石”也都有语音上的联系。“庶”，甲骨文字形是𦵹。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1979:434)对“庶”的解释为：“甲骨文‘庶’字是从火石、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也即‘煮’的本字……‘庶’之本义，乃以火燃石而煮，是根据古人实际生活象意依声而造字的。但因古籍中每借‘庶’为‘众庶’之‘庶’，又别制‘煮’字以代‘庶’，‘庶’之本义遂湮没无闻。”如此来看，“从火石、石亦声”的“庶”字拟音可为*djaag，同“石”；而“蔗”字“从艸，庶声”，又“之夜切”，与“柘”拟音可同为*tjaags(郑张尚芳 2003:472)。因此，通过“庶”，“蔗”字便也与“石”*djaag在语音上合理地联系到了一起。

汉代之后，随着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趋势，汉语中出现了与甘蔗相关的双音节词，如“诸柘”“𦵹𦵹”“𦵹𦵹”“都蔗”“譖蔗”“竿蔗”“干蔗”“甘蔗”等。其中“诸”“𦵹”“𦵹”“都”等语素虽与甘蔗无明显的语义关联，但都与“柘”(*tjaags)、“譖”(*tja)、“蔗”(*tjaags)有语音上的联系，也就是说，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石”(*djaag)有语音上的联系。尤其是“甘蔗”一词，不仅在词形和语义上完美地表现了甘蔗这种植物“甘甜如蜜”“根上庶出”“实心草本”等特征，而且还保留了隐藏在“庶”里的“石”的古音，最能反映人们对甘蔗的全面认识，因此最终保留下来，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从“柘”到“譖”再到“蔗”，再到一直延用至今的“甘蔗”，汉语史上不同时期的甘蔗名称词，虽然都保持着由“石”贯穿起来的语音上的联系，但词形变化多样，词的音义联系理据性不强。很显然，这些词是某个外来词不同时期的音译形式，只是音译用字不同。该词与“甘蔗”语义上有密切联系，与“石”字语音相同或相近。

三 “甘蔗”与“石蜜”是同源外来词

我们循着以上思路，仔细查阅文献，果然找到一个既和“甘蔗”语义相关，又和“石”字语音相联的词，即“石蜜”。

据季羨林（1984）、王敬騷（[1988]2019）等考证，文献里的“石蜜”一词正是梵语 *śarkarā* “蔗糖”的早期音译形式。虽然二者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其中有关“石蜜”古音和 *śarkarā* 的对音有理有据。季羨林（1984）通过文献对比的方法，发现在一些文献残卷中 *śarkarā* 译为“石蜜”，而在另一些文献中译为“煞割令”或“舍栗伽罗”，又发现《唐梵两语双对集》中没有梵文原文，但用“石蜜”对音“舍栗伽啰”。可以看出“舍”“煞”“石”古音相近，“舍栗伽罗”显然是全音译，“煞割令”是省音译，“石蜜”是半音译半意译。王敬騷（[1988]2019）通过不同少数民族语词的语音对比，认为“石”古音和梵语 *śark* 非常接近，“石蜜”应是 *śarkarā* 的略译，“‘石’以译音，‘蜜’则拟其形状”。我们也认为“蜜”是加注的汉语义标，表示“石蜜”是和蜜一样甜的东西，因此把它归入蜜一类的物质；“石”是译音字。“石”上古汉语拟音为 **djaag*（郑张尚芳 2003:464），中古音构拟为 **džiek*（郑张尚芳 2003:248），同时参考“石”现今的汉语方言读音，如桂南扶绥平话 *sek*¹³、桂北融水平话 *æk*²³、百色粤语 *fiak*²²、珠海粤语 *siak*³³ 等，可以看出“石”字古音与梵语 *śark* 语音相近。“石蜜”一词中的“石”字，既兼顾了“石”与梵语 *śark* 语音的相近，还表现了人们对 *śarkarā* 这种物质形象的认识，如“非石之类，假石之名”“凝如冰”“凝如石而甚轻”等等。

“石蜜”的音译过程既注意到与原词的语音相近，又顾及到“石”字表现原词、原物特征，加入汉语语素“蜜”表示义类，亦符合汉语借入外来词时的构词方法，表示“石蜜”是一种样子像石头而味道像蜜一样的物质，使汉语词与原语词在语音和语义上形成联系，可谓音义兼顾，音义双关。

“石蜜” *śarkarā* 是古代印度利用甘蔗汁提炼出的一种固体蔗糖，它和我们现代所见的白沙糖、砂糖、冰糖、红糖块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是不同甘蔗制糖工艺生产的不同蔗糖品种。一般认为“石蜜”一词先秦已有，但多指蜜蜂筑巢岩石上出产的岩蜜，而指蔗糖之“石蜜”至汉代文献里才有，如《异物志》（杨孚 2009:25）记载：“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仔细考察石蜜这种蔗糖品种的原产时代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交通背景，我们发现它在中国的出现也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梵语 *śarkarā* “石蜜”和 *ikṣu* “甘蔗”两词频繁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佛典《本生经》中，反映了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印度就已经发明了利用甘蔗制造“石蜜”这种蔗糖的技术，且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许多语言中“糖”一词的语音形式，大都借用梵语 *śarkarā*。如拉丁语 *succarum*、英语 *sugar*、德语 *Zucker*、法语 *sucre*、阿拉伯语 *sukkar*、波斯语 *sharkar*、柬埔寨语 *skaa*、缅甸语 *thakra* 等都是由梵语词演变来的。

一般认为印度与中国官方的交流始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但张骞在大夏看到了从印度辗转而来的蜀布等产品，推知印度与中国云南或四川早有一条贸易文化通道。石蜜早在汉代以前就通过这个通道传入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孙思邈《医学全书》（2016:617）记石蜜“出益州及西戎”。所谓“益州”是西汉设治，其范围就包含四川、云南、贵州等广大地区。而“西戎”

是周朝中原人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春秋战国时势力强盛，后为秦国所灭，融入华夏。西戎各部落并不擅长种甘蔗榨糖，所出石蜜应该是由邻国印度传入的特产。又《西京杂记译注》（吕壮 2018:199）卷四记：“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虽有人质疑闽越王所献石蜜为岩蜜，但岩蜜各地均有产，不足以珍奇到献给高帝，因此这里的“石蜜”应是作为稀有“贡储”的蔗糖才符合逻辑，这样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石蜜早已传入中国。

就如同非产区的人们一般是先吃到过芒果后才了解到芒果树是热带植物一样，古时中原或北方地区不产甘蔗，人们应该是先听说或见到过石蜜，而后才了解到制造石蜜的原材料甘蔗，并且逐步了解南方楚国也有甘蔗种植。从用木旁的“柘”到用草头的“蔗”指称甘蔗即可反映这个认识过程。

从少数民族语言相关词汇比较来看（详见下文），南方的甘蔗及蔗糖文化并没有对中原地区形成强有力的影响，汉语没有借用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甘蔗或蔗糖有关的词语，却借用了梵语词 *śarkarā*，并翻译为“石蜜”。只是石蜜属于“远国贡储”的稀罕物，普通人大多只听过名字没见过实物，文献相关记录自然也就少之又少，加上后来中国制糖技术赶超印度，“石蜜”一词更是消失不用了。中国境内语言接触纷繁复杂，汉语外来词的借入方式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受到汉民族文化、思维模式等的影响和改造，打上汉语固有语言特色的烙印。从梵语 *śarkarā* 到其“石蜜”译名再到“甘蔗”一词进入汉语，即充分展示了外来词曲折的“汉语化”过程。

石蜜是用甘蔗熬炼出来的一种蔗糖。基于甘蔗与蔗糖之间的语义联系，通过“柘”“𦨇”“蔗”等同“石”的音近关系，来自梵语 *śarkarā* 的汉语词“石蜜”，通过借音转义，转而用于指称能产生石蜜的甘蔗这种植物，是符合汉语外来词借音转义规律的。这和来自英语的音译外来词“席梦思”的形成异曲同工。“席梦思”原本是床垫制造者扎尔蒙·席梦思（Zalmon G. Simmons）姓氏的音译，通过借音转义，现在则用于指称席梦思公司所生产的床垫品牌。

我们认为汉字和汉语词的关系很特殊，不能简单地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进行分析。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89:29）关于“新谐声字”的观点也说明字和词不能分开讨论，他说：“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的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办法硬把它们写作谐声字，在不明来源的人看，简直不能发现它们的外国色彩。”并举例，“珊瑚”是为梵语 *veluriya* 音译新造的汉字，“茉莉”是为梵语 *malli* 音译新造的汉字，“莳萝”是为波斯语 *zīra* 新造的汉字。罗常培（1989:29）还举了英文“压水机（pump）”的例子，广州方言叫作“泵”，认为“那似乎又是新会意字而不是谐声字了”。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语借用其他语言的词语而形成外来词，汉语可以选择现成的同音汉字记录该外来词的音义，也可以新造汉字记录这个新词。这样除了会产生“新谐声字”“新会意字”，也有可能产生“新象形字”“新指事字”等。借用已有汉字或者创造新的汉字书写外来词，都是将外来词“汉语化”的方法。如前所述，从借用原指桑树的“柘”指甘蔗，到借用指薯蓣的“𦨇”指甘蔗，再到新创“蔗”字指甘蔗，甘蔗各种名称书写形式的变化无一例外地遵循了外来词的“汉语化”程序。从木旁的“柘”到草头的“蔗”，再到双音节的“甘蔗”，人们在不同时期选择的字词都注意到与“石”保持语音的相同或相近，即保持与源语词语音的相同或相近这一译音词最根本的特征，同时兼顾了甘蔗各种称谓书写形式在字形和音、义上的“汉语化”特征。起初由于人们对南方的甘蔗知之甚少，以为甘蔗是制造“石蜜”的一

种树，遂借用梵语的“石蜜” śarkarā 转指甘蔗，并假借音近的汉字“柘”来书写这个词，一来兼顾到“石”与梵语 śarkarā 的语音相近，二来兼顾到“石”与汉译词“石蜜”语义上的联系，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柘”是指一种可以产生“石蜜”的“树”的含义，即形声又会意，体现了很浓厚的汉语特色。而最后流传至今的“甘蔗”一词，不仅表示甘蔗是一种草本植物，而且更加形象地表达了人们对甘蔗更多特征的认知，并且还保留了隐藏在“庶”字里的“石”的音和义，既保持了与梵语 śarkarā 的语音相近，也保持了与“石蜜”音、义上的联系，从字形上完全掩盖了它的外来词本质，完美实现了外来词“汉语化”的目的。

śarkarā “石蜜（蔗糖）”借入汉语后词义转移指甘蔗这种植物。“甘蔗”一词中，只有“蔗”和梵语 śarkarā 的 śark 部分对音，“甘”是表义的修饰成分，表示甘蔗是甜的，因此“甘蔗”应该算是一个半音译、半意译的外来词。“甘蔗”与“石蜜”可以算是梵语 śarkarā 的同源外来词。“石蜜”保留了直接音译，指“蔗糖”；“甘蔗”借音转义，指用于生产蔗糖的植物。

四 相关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甘蔗”及其来源

针对一些学者认为“甘蔗”是来自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词的说法，我们也特意考察了国内外一些语言中与甘蔗、蔗糖等有关的词语。可以看到，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词语反映出中国南方应是甘蔗的原产地之一，但这些民族用甘蔗制糖的技术早期并不发达，不仅没有对中原地区的“糖文化”产生影响，反而从汉语或邻近的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接受了甘蔗名称词以及“蔗糖”等相关文化词。以下词例可见一斑：

表 1 梵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甘蔗相关词语比较^①

语言	甘蔗	蔗糖	蜜蜂	蜂蜜
梵语	ikṣuh	śarkarā	—	madhu
藏 缅 语	藏语 phur ciŋ/χhaŋ ka ra	ka ra	sbraŋ fibu	—
	白语 kā ⁵⁵ ts] ²⁴ _{七里桥}	so ⁵⁵ to ²¹ _{七里桥}	fý ⁵⁵ ts] ³³ _{七里桥}	fý ⁵⁵ mi ³³ _{七里桥}
	彝语 ma ⁴⁴ dzi ³³ _{宁南}	ʂa ³³ dzi ³³ _{宁南}	dzi ³³ _{宁南}	ʂa ³³ dzi ³³ _{宁南}
壮 侗 语	傣语 ?ɔi ³ _{孟连}	nam ⁴ ?ɔi ³ _{沧源} 糖泛称 nam ⁴ ?ɔi ³ xao ¹ _{沧源} 白糖 nam ⁴ ?ɔi ³ deŋ ¹ _{沧源} 红糖	phunŋ ³ _{孟连}	nam ⁴ phunŋ ³ _{孟连}
	壮语 ?oi ¹³ _{邕宁}	taŋ ² _{文山} 糖泛称 pok ³ taŋ ² _{文山} 白糖 hoŋ ² taŋ ² _{文山} 红糖	tu ² yui ¹ _{文山}	mat ⁸ _{文山}
	侗语 kwaiŋ ³³ taŋ ²² _{榕江}	taŋ ²² _{榕江}	lau ⁴ taŋ ²² _{榕江}	—
苗 瑶 语	苗语 taŋ ³ _{金平}	taŋ ³ _{金平}	kaŋ ¹ va ¹ _{金平}	taŋ ⁸ kaŋ ¹ va ¹ _{金平}
	勉语 kam ¹ tce ⁵ _{金平}	tɔŋ ² _{金平}	muei ⁴ _{金平}	muei ⁴ tɔŋ ² _{金平}

^① 梵语词语材料引自季羨林（1984），藏语、傣语孟连话、壮语邕宁话、侗语榕江话词语材料引自孙宏开等（2016:1211、1317、1130、1212、1131、1319、1132）。其余语言词语材料为笔者调查所得，调查对象为云南民族大学的中国学生和东南亚留学生。由于一些语言会借用“蜜”指甘蔗，所以将“蜜蜂”和“蜂蜜”列入比较。

孟高棉语	佤语	meʔ班考	rom ?ɔi 班考 糖泛称 rom ?ɔi painj 班考 白糖 rom ?ɔi raoh 班考 红糖	zhia	rom zhia
	布朗语	meʔ ³³ 双江	um ³⁵ meʔ ³³ 双江	pheh ³⁵ 双江	um ³⁵ pheh ³⁵ 双江
	克木语	kl'meʔ s'ʔɔŋ 版纳	kl'meʔ版纳	m'bɔt 版纳	?ɔm m'bɔt 版纳
	高棉语	?ampiw	ska:	kmum	tik kmum
	越南语	miə ⁴⁵	đuəŋ ³²	ɔŋ ³³	mɔt ²¹

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无论土壤、气候、海拔都不适合种植甘蔗。藏语 *χhaŋ ka ra* “甘蔗”、*ka ra* “蔗糖”明显借自梵语 *śarkarā*，而 *phur cīŋ* “甘蔗”可能另有来源。

白语的 *kā⁵⁵tsj²⁴* 显然是汉语“甘蔗”的音译，*so⁵⁵to²¹* 显然是汉语“砂糖”的音译。

彝语的 *ma⁴⁴dzi³³* “甘蔗”和 *sa³³dzi³³* “蔗糖”虽不是来自其他语言的借词，但本义是和彝语的“蜜蜂”和“蜂蜜”有关，说明彝族早期对甘蔗或蔗糖没有认识，但因为甘蔗和蜂蜜一样甜，所以借用“蜂蜜”指“蔗糖”，借用“蜜蜂”指“甘蔗”。

傣语的 *?ɔi³*、壮语的 *?oi¹³* 应该是壮侗语固有词。壮傣民族主要生活的亚热带地区自然条件适宜甘蔗生长，很可能是甘蔗原产地之一，但该群体用甘蔗制糖的技术并不发达，这一点从表 1 的词例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傣语的 *nam⁴?ɔi³* 直译成汉语即“甘蔗汁”，用“甘蔗汁”作“糖”的泛称，说明早期制糖技术还不成熟。傣语 *nam⁴?ɔi³xao¹* “白糖”和 *nam⁴?ɔi³deŋ¹* “红糖”明显是傣语对汉语“白糖”“红糖”的意译；壮语 *pok³taŋ²* “白糖”、*hoŋ²taŋ²* “红糖”则明显是汉语词“白糖”“红糖”的音译。

侗语 *taŋ²²* 明显借自汉语“糖”。

苗瑶语的 *taj³*、*kam¹tee⁵* “甘蔗”和 *taŋ³*、*toŋ²* “蔗糖”也都借自汉语，说明这些民族的甘蔗种植或制糖技术主要受到汉族影响。

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很可能也是甘蔗的原生地之一，一些民族的语言也有相关的固有词，比如高棉语的“甘蔗” *?ampiw*。但该地区的蔗糖制造技术并不发达，甘蔗也不是制糖的主要原料，甘蔗和蔗糖相关的词语反而是从邻近的其他语言借入的。如高棉语 *ska:* “蔗糖”明显借自梵语 *śarkarā*。汉语“蜜”，上古音可拟为 *mlig（郑张尚芳 2003:275），中古音可拟为 *miit（郑张尚芳 2003:250）。中古拟音中的 -t 韵尾可喉塞化或脱落，即可读如佤语、布朗语、克木语“甘蔗”一词中的 meʔ/me?，或越南语“甘蔗”一词中的 miə，这也说明这些语言是中古以后才借用的汉语词“蜜”。佤语的 *rom ?ɔi* “糖”借自傣语，*rom ?ɔi painj* “白糖”、*rom ?ɔi raoh* “红糖”虽然貌似汉语“白糖”“红糖”的意译词，但明显是通过傣语这个中介辗转借入的。

通过以上各种语言中“甘蔗”“蔗糖”相关词的比较，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征，还能看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中蔗糖文化传播的轨迹。汉语不用“蜜”指甘蔗，而是用“柘”“蕕”“蔗”等，说明是受到梵语的影响而非受到南方各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藏缅语与蔗糖相关的词汇主要借自梵语或汉语；壮傣语表“甘蔗”的固有词表明中国南方早有甘蔗种植，但壮侗语各族群反而通过汉语接受蔗糖文化，表明这些民族制糖技术不成熟。南亚语各族群生活区域虽适宜种植甘蔗，或也是甘蔗原生地之一，但因为还有糖棕一

类可用于制糖的替代植物，所以他们的蔗糖文化并不发达，佤语、布朗语、高棉语、越南语的相关词汇反而借自梵语或汉语。

五 结 语

语言和文字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汉语“甘蔗”名称的历时变化反映了汉民族对甘蔗认知逐步深入的过程；少数民族语言甘蔗名称词的共时分布状态则反映了各民族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历史层次。东南亚历史上，民族交往、语言接触源远流长，外来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和词汇扩充手段，是语言文化接触的必然产物，更是不同民族交流往来的见证。外来词的输入过程既表现了各民族的认知习惯和思维特点，也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历史层次。探寻汉语外来词语源不能仅从汉字字面单纯的音义联系牵强附会，而需要参考古代典籍，了解过往历史，深挖细微现象，遵循认知规律，最终结合语言和文化特征阐释词源。

参考文献

- 储泰松. 2017.《“甘蔗”语源考》，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励耘语言学刊》第1辑（总第26辑）第89-102页，北京：中华书局。
- 华 侃. 2002.《藏语安多方言词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 黄凤显. 1998.《楚辞》，北京：华夏出版社。
- 季羨林. 1984.《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历史研究》第1期。
- 季羨林. 1998.《季羨林文集 第10卷 糖史（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劳费尔. 1964.《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时珍. 2014.《本草纲目》，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梁家勉. 2002.《甘蔗史证——中国古代甘蔗的栽培和利用考》，载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第340-361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梁 敏、张均如. 1996.《侗台语族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常培. 1989.《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
- 吕 壮校注. 2018.《西京杂记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孙宏开、丁邦新、江 荻、燕海雄主编. 2016.《汉藏语语音和词汇》，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思邈. 2016.《孙思邈医学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覃乃昌. 1996.《“蔗”“糖”考——兼论壮侗语民族对我国蔗糖业的贡献》，《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 王敬韶. [1988]2019.《“石蜜”考》，原载《民族调查研究》第3期，又载沧源佤文化研究会编《华夏语言研究萃编》第436-439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许 慎. 2014.《说文解字图解详析》，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杨 孚. 2009.《异物志》，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 于省吾. 1979.《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
- 郑张尚芳. 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可涌. 1984.《中国蔗糖简史——兼论甘蔗起源》，《福建农学院学报》第1期。
- 周振鹤、游汝杰. 2019.《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A Study on the Etymological Origin of *Ganzhe* ‘Sugarcane’

WANG Yushan, CHEN Guoqing and ZHAO Yun

[Abstract] *Zhe* 耒, a name of sugarcane, appeared first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Chuci* 楚辞. Since then, the various Chinese terms for sugarcane include *zhe* 耒, *zhu* 蜗, *zhe* 蔗, *zhuzhe* 諧耒, *ganzhe* 軒臯, *ganzhe* 邶臯, *duzhe* 都蔗, *zhuzhe* 諧蔗, *ganzhe* 竿蔗, and *ganzhe* 甘蔗, and the name *ganzhe* 甘蔗 ‘sugarcane’ has been in use since the Han dynasty. In this article, we compare the names of *ganzhe* ‘sugarcane’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words for ‘sugarcane’ in Sanskrit, Tibeto-Burman, Kam-Tai, Hmong-Mien and Mon-Khmer, and then propose that the Chinese word *ganzhe* ‘sugarcane’ is a derivative from the Chinese loanword of Sanskrit *śarkarā* ‘cane sugar’, and the derivative is based on sound similarity of the *Xiesheng* 谐声 series. *Ganzhe* and *shimi* 石蜜 ‘stone honey’ are loanwords from the same etymological origi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e names for *ganzhe* in Chinese reflects a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ganzhe* by the Han people, while the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the names for ‘sugarcane’ in the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conveys the historical layers of the cultural contact and exchanges between and among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Keywords] *ganzhe* 甘蔗 (sugarcane, *Saccharum officinarum* L.) cane sugar stone honey Sanskrit

(通信地址: 王育珊 650504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室
陈国庆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赵云 650221 昆明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